



思念

刘吉训

静静的夜晚
流星从空中划过
如同父亲的笑容
这是道最美的弧线
身后伴随着金光闪闪的光环
父亲的生命
如同流星般短暂
它在夜空中划过
留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在爱河中划过
留下了无尽思念

忆父

耿怀

清明万里望乡关
忍痛路边送纸钱
拥被梦
夜半轻语衣可单

啊 流星
它的光芒温暖着我的心田
流星远去去了
给世间留下最美情怀
父亲远去了
留给儿女深深的思念



重游烟台山

胡国锋

周末回烟台，看时间还早，就和妻说咱去烟台山公园看看。
算来竟已有三两年未曾过来了。这座被烟台人称作“母亲山”的地方，曾经藏着我们无数闲散的时光，也藏着我对这座城市最温柔的山海记忆。那时就居住在公园西侧几百米的地方，我和妻都办了晨练的年票。后来公园免票，进出就更方便了，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要来爬山观海。
一路行来，一砖一瓦，一草一木，目之所及，皆是熟悉景致。岁月仿佛在这里慢下了脚步，唯有心头翻涌着久别重逢的情愫。
沿东侧山路前行，妻说路边这棵树现在也是网红树了，在很多视频里都能看到，从路的上方方向下拍出来非常漂亮。虽然现在还没有绿树成荫，但我们还是拍一张留作纪念吧。
百年冬青长廊是我留恋的一个地方。我喜欢浓绿枝叶间斑驳日光的韵味，也曾留下了很多和儿子嬉戏的时光，但现在，长廊的模样却与记忆有了偏差。本该是密密匝匝交错成拱的浓绿的枝叶，现在出现了很多空当，像是被人修剪过一样，细看会发现一些手臂粗的树根。我特意询问正在工作的环卫工人，说是受到病虫害侵袭，枯死了许多枝条。历经百年风雨的冬青长廊将渐渐不复存在了吗？想来真是令人痛惜。
穿过冬青长廊，就看到了葱浪亭的绿琉璃瓦在碧海蓝天间闪耀。两边亭柱上的楹联“身至瑶台赏一亭葱浪，心连寰宇祈四海安澜”依旧字迹俊秀，在海风中静静伫立。站在亭边的高台，看海浪拍打着嶙峋的礁石，溅起细碎的浪花，涛声阵阵，海鸥翔集，是刻在骨子里的熟悉。曾在清晨来这里看日出，看朝阳将海面染成金黄色，也曾黄昏时来这里听涛，任夕阳洒落肩头。如今再听这涛声，只觉心安，所有的奔波与疲惫，都被这海风吹散，被这涛声抚平。
看海水澄澈见底，妻子调皮地来了句“这海水晶莹剔透的”，我跟上句“还胸有成竹的呢”，我们相视一眼哈哈大笑，然后又讨论起这几个字应该怎样写，忽然听到一个孩子稚气的声音：“看，波光粼粼的大海。”想到刚才的方言俗语，我俩不禁哑然失笑。
拾阶而上，满眼都是熟悉的气息。连心桥两边护栏上的同心锁依旧挂满，红绸在风里飘扬，载着无数人的美好期许。“观海”的石刻在海风的侵蚀下，依旧清晰。我们边走边谈论着往昔的时光，那时妻会在锁业博物馆旁边的平台练功，一般是三四圈，有时也会在葱浪亭边看看日出，吹吹海风。
行至山顶，洁白高大的灯塔赫然在目。这烟台的城市地标，依旧高高矗立在海海之间，守着芝罘湾的朝朝暮暮。登塔的台阶依旧蜿蜒，我们虽未登顶俯瞰，却也想象到塔上的景象：北望崆峒岛浮翠海上，西瞰烟台港巨轮穿梭，南赏主城区红瓦绿树，东眺海水浴场沙滩绵延，这山海城港相融的景致，是烟台独有的浪漫。
走出烟台山，门口的风依旧带着海的气息，朝阳街的烟火在不远处弥漫开来，与山上的静谧相映成趣。几年的时光，世间万物皆有变迁，唯有这烟台山，依旧守着它的山海，守着它的旧景，守着烟台人最温柔的念想。
重游烟台山，见风景如故，方知有些美好，从未因时光流转而褪色，就像这山海相依的烟台，就刻在游子心底的故乡，无论走多远，归来时，依旧温暖如初。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就发生在我家，也是我少年时代亲眼所见。尽管过去好多年了，但每每想起来，心里就觉得热热的，沉沉的。
那年阳春三月，柳树刚刚发芽，柳丝儿仿佛系着一串绿蝌蚪。杏树蓓蕾初绽，那花苞儿就像女孩的面颊。这时候燕子从南方飞回来了，它们旧地重游，一边愉快地叫着，一边在村子上空尽情飞翔。我和伙伴们都忘情地喊：“看呀，燕子回来啦，燕子回来啦！”我们听大人讲过，燕子是益鸟，专门捉庄稼地里的害虫，是农民的好帮手。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打心眼里盼望燕子能在这个家里住下。
心诚则灵。星期天的上午，我趴在窗台上写作业，忽听“扑棱”一声，抬头一看，嘿，一对燕子落在院中晒衣服的铁丝上。我兴奋地叫奶奶说：“看呀，咱家来了一对燕子。”奶奶说：“别惊动它们，它们是看好咱家，来踩塔儿做窝的。”我推开玻璃窗，笑眯眯地端详这对可爱的小精灵，但见它们头顶蓝幽幽的，身体的上半部黑黢黢的，十分光滑，脖颈前面紫莹莹的，腹部白亮亮的。那分叉的尾巴宛若一把剪刀，难怪书上说小燕子心灵手巧，能剪出明媚的春光来。两只燕子跟我叽哩呱啦叫了几声，好像在跟我热情地打招呼。我指了指屋檐，示意它们在那儿做窝。
这对燕子相中了窗户东侧的屋檐，那儿有个木椽，正好可作依托。当天它们就开始衔泥垒窝。垒第一圈泥时，它们格外谨慎，用灵巧的喙将泥塞进砖缝里，使其黏牢。打好基础，再垒就省事多了。公燕衔一口泥，母燕衔一口泥，口口相连，一丝不苟，慢慢拓展，这一道泥墙打完后也快干了，接着再打下一道泥墙。垒一个窝太不容易了，两只燕子来去匆匆，风雨兼程，约莫一个礼拜后才垒好了窝。
说来真气人，两只老家贼（麻雀）看好了这个燕窝，居然厚颜无耻地来了个“鸠占鹊巢”。这对燕子岂能容忍老家贼这等赤裸裸的强盗行径，便严厉斥责，奋起驱逐。老家贼不但不撤走，反而与之对打，朝燕子蒙头盖脸乱啄一通，堪称两只无赖。燕生性温顺，哪里斗得过老家贼？恰好有几只燕子打这儿经过，见此情景，不免义愤填膺，群起而攻之，朝两只老家贼又啄又打；两只老家贼见寡不敌众，索性钻进燕窝不出来。燕子们哪肯善罢甘休，钻进燕窝将它俩拖了出来。两只老家贼却“死猪不怕开水烫”，瞅个空儿又钻了进去。俗话说，人要脸，树要皮，豁上脸皮没

我家的燕子

林红英

静静的夜晚
流星从空中划过
如同父亲的笑容
这是道最美的弧线
身后伴随着金光闪闪的光环
父亲的生命
如同流星般短暂
它在夜空中划过
留下一道亮丽的风景线
他在爱河中划过
留下了无尽思念

第二天，我和伙伴们在村西的小河捉鱼摸虾，见一条小鲫鱼慌不择路，一头扎进一簇水草中，便上前摸了起来。突然岸边的草丛中传来唧唧的鸟之哀叫。不好，准是水蛇咬着小鸟啦！我们循声过去一看，果然是一条老大的水蛇正在吞噬一只燕子。那燕子只剩下半个身子，定定地望着我，断断续续地叫着，深知生还无望，凄然地闭上了眼。我觉得这只燕子就是住在我家的那只公燕，因为它认得我，才向我求救。当下，我手持石块砸向水蛇，水蛇见势不妙，扭动着身子，钻进水草中不见了。
我回到家中，奶奶告诉我：“住在咱家的那只母燕不知怎的，一副心绪不宁的样子，一会儿飞到空中朝四下望望，一会儿站在铁丝上哭唧唧地叫着。我歇了老半天，敢情是公燕没回来，把它急成这个样子。公燕飞到哪儿去了？怎么还不回来呢？”我听罢，心里咯噔一下。我没错，那只惨死的燕子果然是我家的，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唉，多么可怜的燕子哟！
我把河边的情景对奶奶说了，奶奶听了也很难过。我们只能对母燕给予同情和怜悯，却无法帮助它。奶奶喟然长叹：“唉，无论是人类还是其他生灵，来世间走一趟不容易啊！”我愈觉得心里酸酸的，也不知道当天晚上母燕是怎样熬过的，更不敢想象它今后的命运将会如何。
翌日上午，竟然发生了奇迹。我家的房顶上落满了燕子，看样子全村的燕子都集合在这里，那只母燕肯定也在其中。毋庸置疑，同类知道了母燕的悲惨遭遇，它们是在开会商量如何帮助这只不幸的母燕的。其时，站在中间的一只燕子首先叫了一声，不难看出，它是这伙燕子的首领，好像提出了主导意见，接着其他燕子相继叫了几声，似乎在各抒己见。未了，那个“首领”又叫了一通，分明是归纳意见作出决定，稍停，这群燕子扑棱棱地飞走了，留下一只公燕。
奶奶恍然大悟，兴奋地对我说：“想不到这群燕子是来给母燕介绍伴侣的，这下母燕得救了。都说燕子通人性，我今天算是开了眼界长了见识。”我也着实为群燕的义举而感动，打心眼里为这只母燕获得新生而高兴。
时间过得真快，树叶逐渐变黄了。这时，瓦蓝的天幕上常有雁阵嘎嘎地叫着向南迁徙。
单说这一天傍晚，我放学回家，见房顶上再次落满了燕子，它们准是又在开会，研究南下的问题。不出我所料，第二天一大早，院子里传来燕子的叫声，你一句我一句的，好像在争辩。我大惑不解，出去一看，那只公燕已经飞走了，只剩下母燕站在铁丝上，望着那个被老家贼占去的燕窝出神。它准是在回想跟原先那个伴侣共同垒窝的情景，回忆同类鼎力相助的场面。它见我出来，朝我叫了几声，意思是向我道别，然后展翅起飞，绕院兜了几圈，这才恋恋不舍地飞走了。我被这深深燕子情所打动了，不由得两眼涌上了泪花儿，同时又感到好惆怅。我暗暗祈祷，希望母燕能生活得幸福，但愿它明年能如期归来。

在深夜的温柔怀抱里
我俯身贴近那片沉睡的土地
侧耳，再侧耳
捕捉那细微如梦的呢喃
黑暗中，有力量在涌动
似婴儿的初啼，却却坚定
那是新芽，在泥土的襁褓中
挣扎着，想要探出头
它用柔嫩的尖，顶开坚硬的壳
每一点前进，都带着对光的渴望
那细微的“咔嚓”声
是生命冲破束缚的乐章

春播

王坤

昼夜一般长
时序恰春耕
撒下万粒种
精心来耕耘
铁牛遍地走
日夜不停歇
收获满仓盈

春花

繁花似锦绣
绽放千万生
倾国又倾城
桃李次第开
芬芳溢苍穹
红紫斗芳菲
仙境似天宫

芽语

欧晓斌

如果自家房檐上有燕子筑巢，则被视作吉祥如意。拆迁前，岳父岳母一直住在老房子里，其屋檐下有个燕子衔泥垒成的巢。那巢始于何时，我不知道，反正我与妻子结婚时，它就在。每年春天，一对燕子会从南方飞来，不久就会生下雏燕。有时成燕出去觅食，雏燕会从巢中探出头，露出黄喙，向天嗷嗷叫，似在向人宣告自己的诞生。
“亲戚或余悲，他人亦已歌”（陶渊明《拟挽歌辞三首》），伤逝悼亡从来不是清明的全部意义，“江上冰消岸草青，三三五五踏青行”（苏轼《记梦首乡俗寄子瞻二首》），踏青就是很受欢迎的习俗之一。明代《帝京景物略》记载了祭扫与郊游并行不悖的情形：“三月清明日，男女扫墓，拜者、酌者、哭者……哭罢，不归也，趋芳树，择园圃，列坐尽醉。”古时人们在坟前哭祭完毕，找个好地方，摆上酒菜野餐，喝酒赏春甚至都喝醉了。在古人看来，祭扫是对逝者的告慰，踏青则属于生者的美好。如此，活着的生命在逝者的生命里，似乎找到了皈依；逝去的生命在活着的生命里，好像得到了延续。
“逢春不游乐，但恐是痴人。”过去，女人日常少有机会抛头露面，出门游玩更是奢望，好不容易有了机会，她们岂能错过“女人清明男人年”，于是，唐代的人们看到了“三月三日天气新，长安水边多丽人”（杜甫《丽人行》）的欢乐；北宋的人们看到了“清明前后十日，城中士女妆艳饰，翠翠珠珠”（宋·周密《武林旧事》）的美丽。
清明踏青让在“雨纷纷”中孤身行走的杜牧，向牧童“借问酒家何处有”；让张择端站在汴河岸边，绘出了北宋都城的繁华。清明踏青，既能踏出名诗名画，更能踏出经典故事。在这些故事中，最为人津津乐道的，要数崔护长安城南庄的桃花遇。
那年，崔护走在长安城南庄，被遍野桃花迷乱了双眼。正在这时，身边的一扇大门敞开，一位姑娘惊呆了诗人，她比那些桃花更好看，相识无缘，诗人留下了一段清明桃花的记忆。次年清明，他故地重游，与其说是踏青，不如说是专为探望门上的姑娘。可是他失望了，那大门紧闭，美丽的面容再也没有出现，于是诗人为了清明留下无比惆怅的诗篇：“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人面不知何处去？桃花依旧笑春风。”
向死而生，方是清明。千年历史走过，如今的清明，人们不再苦度寒食，更无须插柳驱祟。但是每个人的心头，依然藏着一个火种，这是华夏传承的民族薪火，这是清明延续的身份认同。

春播

昼夜一般长
时序恰春耕
撒下万粒种
精心来耕耘
铁牛遍地走
日夜不停歇
收获满仓盈

向死而生乃清明

张铁鹰

清明时节，东风送暖，草木萌发。杏花微雨沾湿衣衫，杨柳轻烟漫过堤岸。每至天地间一派清明净净之时，人们就会不自觉地吟咏起杜牧的《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借问酒家何处有？牧童遥指杏花村。”
农耕社会里，“春雨贵如油”，清明时节又值小麦返青，还要种瓜点豆，所以，此时的雨，才被杜甫形容为“喜雨”。春雨既令人愉悦，杜牧笔下的“雨纷纷”，便不是“行人欲断魂”的原因。
“断魂”表示“悲伤、哀愁”之情。有没有行人遇“雨纷纷”而愁苦得“欲断魂”呢？当然有，如唐代戴叔伦《春怨》诗云：“金鸭香消欲断魂，梨花春雨掩重门。欲知别后相思意，回看罗衣积泪痕。”不过，与“别后相思意”的羁旅者不同，清明时节慎终追远的行人，则是“纸灰飞作白蝴蝶，泪血染成红杜鹃”（南宋·高翥《清明日对酒》）。这样看来，“雨纷纷”只是诗人杜牧“欲断魂”愁绪的催化劑。
清明的风吹过田园阡陌，也吹过宗祠墓园。在这样的日子里，“官员士庶俱出郊省墓”（宋·吴自牧《梦粱录》），在逝去的先祖墓前，焚上一炉香，摆上一桌供品，再燃起香火和纸钱（当然，今天这已是陋俗），三跪九叩后，再在亡者的墓上添一抔新土。
古人的墓地上，一般都植有柳树。应时而绿的柳树，得春气之先，被视为驱邪辟祟的象征。“春来无树不青青，似共东风别有情”（唐·李中《柳二首》），自古以来，清明祭祖扫墓，民间认为会有邪祟出现。为防邪气侵扰，人们选择插柳于户、戴柳于首。由于扫墓折柳的人太多，故宋人有诗劝告“莫把青青都折尽，明朝更有出城人”。
品过寒食的烟火，踏过上巳的春溪，千百年后，一个蕴含着祭祖扫墓的肃穆、释放着被踏青的欢悦、浸透着禁火追思的庄重的节气，最终发展成了“梨花风起正清明，游子寻春半出城”（宋·吴惟信《苏堤清明即事》）的全民狂欢。
上升为节日的清明，包含着古时的上巳、寒食，而临海的烟台，清明自有独特之处，如讲究“清明燕，端午蛋，正月十五捏面团”。“鸡”与“吉”谐音，鸡又报晓司晨，旧时，烟台人便在清明节的早晨吃鸡蛋、喝五谷粥，图吉利、求健康，祈盼五谷丰登。燕子多在春天孵化繁殖，所以，清明节这一天，烟台家家户户都会蒸出各种面塑的燕子，迎春祈福。面塑做得精巧剔透、活灵活现的人家，会主动蒸上好几锅，除了自家吃，还分送亲朋好友。

在夜的温度怀抱里
我俯身贴近那片沉睡的土地
侧耳，再侧耳
捕捉那细微如梦的呢喃
黑暗中，有力量在涌动
似婴儿的初啼，却却坚定
那是新芽，在泥土的襁褓中
挣扎着，想要探出头
它用柔嫩的尖，顶开坚硬的壳
每一点前进，都带着对光的渴望
那细微的“咔嚓”声
是生命冲破束缚的乐章

春播

王坤

昼夜一般长
时序恰春耕
撒下万粒种
精心来耕耘
铁牛遍地走
日夜不停歇
收获满仓盈

春花

繁花似锦绣
绽放千万生
倾国又倾城
桃李次第开
芬芳溢苍穹
红紫斗芳菲
仙境似天宫

春播

昼夜一般长
时序恰春耕
撒下万粒种
精心来耕耘
铁牛遍地走
日夜不停歇
收获满仓盈

